新民时论

感受“不忘初心”的力量

秦淮川

7月1日上午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，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，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面向未来，面对挑战，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。

据统计，习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，共有10次提到了“不忘初心”。尽管总书记在以前的讲话中也曾提及这个词，比如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“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、忘记初心”，但如此高频率强调，又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，所释放的深刻内涵不言自明。

强调“不忘初心”，就是让我们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，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。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，只有13名代表，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，如今截至去年底，已有8875.8万名党员。南湖上的那只游船，如今变成了领航中国的巨轮。当今，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但是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；无论我们走到多么光辉的未来，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

强调“不忘初心”，还在于党的根基在人民、党的力量在人民。历史一再证明，只有紧紧依靠人民、相信人民，着眼人民根本利益，才是获得事业发展、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，才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始终引领时代潮流。这就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。

强调“不忘初心”，在当下极有现实指向。毋庸讳言，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但自豪不能自满。而当前，无论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还是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，乃至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，都需要继续奋进。

“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”。立党之初，我党就把为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，历经时间沉淀，已证明这个纲领经得起历史检验，并取得了看得见的光辉成就，这也正是我们“不忘初心”的重要力量源泉。

毋庸讳言，总书记一再强调“不忘初心”，也与一些党员干部忘了初心有关。去年1月13日，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布重要讲话，称“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、徐才厚、令计划、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，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、纠正错误，勇于从严治党、捍卫党纪，善于自我净化、自我革新”。全党同志必须牢记信仰，我们必须全面从严治党，坚决消除腐败。

习总书记曾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“钙”。他强调，没有理想信念，或理想信念不坚定，精神上就会“缺钙”，就会得“软骨病”，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、经济上贪婪、道德上堕落、生活上腐化。诚哉斯言！面对多元化思潮，尤需坚定立场；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，尤需不忘初心，多补钙，少得软骨病；怀有赤子之心，不被畸形利益所俘获。

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。一个人不忘初心，就是洗尽铅华不忘本，一个政党不忘初心，就能长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才能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广大人民也有理由相信，只要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，只要勇于变革、勇于创新，我们党就一定能向历史、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，让中国变得更美丽富饶，国人更有尊严。

拔 草

叶 开

流行词手册

从人类的角度来看，草是一种极其特别的植物。

人类通常以利用价值来判断一个事物。虫子有“益虫”有“害虫”；草有“益草”有“杂草”；花有“鲜花”有“野花”；动物有“温和”有“凶猛”。翻开人类的词典，会发现很多动物的条目下都有“全身都是宝”的解释，如“可食用”“可入药”等。

作为一种稍微“悲催”的植物，草在人类的眼中一直无法跟花相媲美。自然界里的草种类繁多，各有奇趣，但除了极少数的娇贵之草外，大多数草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草们无需照顾，只要有机会就生长，不管肥沃的土壤还是贫瘠的沙丘，不管低地平原还是高山河谷，见缝就长见风就长。在湿润地方长成水草，在沙漠里长成骆驼刺，各有其能。

草的旺盛生命力，早已被古人发现。

《诗经》基本就是一部“草类百科全书”。例如，《齐风·甫田》写道：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。“莠”，是杂草，起坏作用的植物，现在我们知道是“狗尾草”。狗尾草幼苗时很像庄稼，农人不细心难以甄别出来，长大后会夺取庄稼的肥力和阳光，破坏庄稼的生长，因此为农人所不喜。大诗人屈原的楚辞里写了各种草类，如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、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等。晋代陶渊明也是在村里与庄稼、杂草打交道的，在《归园田居》里写道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。唐诗里写到草的更多，如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；如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”；如崔颢的《黄鹤楼》：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；如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”。

古人并不都厌恶草，而是对草的生命力印象深刻。

现在的流行词里，人们也机智地活用了“草”这个意象。在网络购物类活动中，有人大肆渲染某种护肤品化妆品好，这就被称为“种草”；而被蛊惑的女子们内心就“长草”了。一些女子事后冷静下来，熄灭了“长草”时期的购买欲，恍然大悟地“拔草”了——把冲动购物的念头熄灭了。真的很形象，犹如农夫耕耘于农田之上。

流行词一般都可以灵活运用，“拔草”也可以运用于某种愿望的实现、某些想象的证明。在吃货们很喜欢的某APP里，我看到有人在一家小龙虾店下留点评说：“听说这家店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来拔草了。”

尝过了，满足了，有感受了，不再心痒痒了，可谓之“拔草”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被一种在网络、在社会上突然兴起的潮流所卷，内心“长草”，兴致勃勃，蠢蠢欲动。但稍微冷静一下，会发现“神马都是浮云”，不如退一步，慢一步，等水落石出。一个人在思考问题、看待问题时，如果能多角度思考，也许会不容易被蛊惑，不容易冲动行事。

草是除不尽的，无论你如何拔除，如何播撒除草剂，第二春草们又蓬勃而出。这种生命力，让草在人类的疯狂清除历史中继续存活下来。

人类看问题总是偏于自己的好恶，而被遮蔽了目光。

我们如果不从“好恶”“利害”这么“一分为二”来看待“杂草”们，而用科学态度来研究一下草的生命力，或许能从中发现惊人的秘密。例如，长寿基因，人们都从乌龟等动物上找，请允许我“胡思乱写”一下：转变角度，研究一下狗尾巴草呢？或许秘密隐藏在这些我们一直疏离的野草里？如屠呦呦之于青蒿素，让人望之悠然。

人类终将面对一个死寂的海洋？

魏英杰

书山寻路

前不久，有人在温岭市石塘码头拍下一组照片，触目惊心。在石塘码头上堆了几十只鱼盘，鱼盘上密密麻麻叠满了小带鱼。当地媒体把照片配发报道刊登出来后，引起很大反响。报道称，这些小带鱼只有一根筷子的三分之二长，一双筷子那么宽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些鱼盘上挂着一张红底黄字的标语——贯彻伏季休渔制度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！

当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发起了一场幼鱼保护攻坚战。在后续报道中，渔业执法部门查获到部分外地违法渔船（当然，这并不表示当地渔船没有参与这场捕捞幼鱼的“盛宴”），发现渔船上竟然使用网目仅4毫米的“断子绝孙网”。按规定，渔船需配备5.4厘米制的渔网，4毫米的渔网只不过是规定尺寸的零头。

由于上不了餐桌，这些小带鱼的命运是运往加工厂，加工成鱼粉……

这样的悲剧其实每年都在上演。由于过度捕捞，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已几近枯竭。这一点，普通人从各种海洋鱼类的价格演变便可感受到。今年5月份，舟山沈家门举行了一场“别开生面”的野生大黄鱼拍卖会，最大的一条重4.1斤，以2.98万元成交。而这一场渔业巨变，不过是区区数十年间发生的。

还是前几年的报道，有威海渔民回忆：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，一网就能捕一万斤鱼，“现在”顶多只能捕50斤了。一开始，渔船根本用不着走远，“捕鱼都可以闭着眼摸”，后来渔船和捕鱼工具越来越先进，能捕捞到的鱼却越来越少。当时就有国家海洋局官员公开作出评价，“渤海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”。

往远了说，这也并不是数十年来才开始发生的海洋危机。近日读一本书，书名为《假如海洋空荡荡》，它的副标题是“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”。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。这本书讲述了许多曾在海洋里自由生活的生物，最后却在人类捕杀下惨遭灭绝。

书中提到的第一个例子，是身长可达7至9米、重量可达3.5吨的大海牛的灭绝。1741年，当丹麦探险家白令率领的探险队发现大海牛时，曾经生活在从日本到加州漫长海岸线的这一物种，已因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变化而濒临灭绝，退守于偏僻的白令岛一隅。但探险队的到来以及随后展开的大肆捕杀，给了大海牛最后一击，导致这一物种不到30年就彻底消失。这是人类对海洋生物进行残酷灭绝性杀害的一个较早例子。

许多人曾经认为，海洋那么大，鱼类等生物数不胜数，人类永远食用不尽。但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5年的一项报告，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地球上49%的海洋动物种类消失了。过度捕捞是造成海洋生物群落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问题是，很多人其实是嘴巴上关心海洋生物保护，舌头却作出完全相反的表达。只要还有海洋生物可供食用，只要没有亲眼看见海洋生物的最后灭绝，许多人都不会去正视这一问题。

海洋是生命的摇篮，人类的母亲。数亿万年来，海洋为地球上的生命提供取用不竭的资源。但如今，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已严重威胁到海洋自身的生命力。按照这样的演进路径，总有一天人类真的将会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海洋，面对一个死寂的海洋。

在这意义上，发生在中国沿海小镇石塘码头的这一幕，与两百多年前大海牛的灭绝，以及若干年后更多海洋生物可能遭遇的濒危困境，有着直接而隐秘的联系。

“上海模式”

姜泓冰

拾字街头

近几天，几家英国媒体上都有了个新名词：“上海数学教学模式”。媒体说的是同一件事：今后，英国教育部投入4100万英镑，英格兰地区约8000所小学将采用“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”。

英国人说的“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”，包括让儿童从5岁开始进行大量计算练习，通过重复训练掌握数学概念，提高正确率和运算速度；课堂上采用全班整体教学法而不是早早按个人兴趣、能力分组分层学习；增加教师培训，以保障教学质量。英国专家称，“这一庞大计划是一场数学教育领域的复兴……届时，没有人会再说我们英国人数学能力不好了！”

不知道，英国人的这一美好愿景是不是能很快实现。至少，他们作出改革数学教育模式决策时的勇敢与果断，令人敬佩。毕竟，“这一庞大计划”，要改变的，决不只是一种“教学方法”，还意味着对于某些传统教育理念的挑战。质疑和反对声一直很响亮，看过BBC拍摄的反映中国数学教师在英国带班教学情况的电视纪录片，对这种质疑会感同身受。

“这一庞大计划”始于近三年前。在这中间，英国政府派出专家、数学教师来上海听课、调研，邀请上海派出几批中小学数学教师在英格兰各学区带班、上公开课，研究上海数学教材，引入“一课一练”，学习上海的教师教研体系，在公众和媒体视线之外，也是做足了准备功夫。而今，“上海数学教学模式”终于落地。

作为2400万上海人乃至13亿中国人的一分子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很有一些兴奋和自豪感。毕竟，效仿西方教育制度逐渐建立起的中国自己的现代教育体系，只有一百多年历史，能够“输出”自己的理念、制度和经验等，“反哺”对方，算得上中国现代教育的一次历史性突破，值得记上一笔。

更希望英国的“上海数学教学模式”，能够给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启示和信心，也营造一个更有正能量的社会环境——让改革举措和决策过程能少些被撕裂和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，多些科学、理性和长期坚持。尤其是教育这样需要“百年树人”、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专业领域，忽而“拔尖”，忽而“多元标准”，忽而“全面发展”，忽而“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”，重心颠来倒去，附加功能愈来愈多，对其健康发展未必是件好事。

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浮躁症。一说起教育，人人都像专家，时时焦虑形于色、怨气冲上天。几年前，上海学生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，在阅读、数学等领域获得第一名，震惊了世界。许多国家派出政府代表团、知名媒体派出记者，一拨拨走进上海的学校和课堂，努力弄清楚“上海的秘密”有哪些。而拿同一件事与周遭人等交流，回应往往只有一句：中国孩子就会考试！多数人连PISA测试的是哪些学生、如何出题都不加了解，便已粗暴否定。

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，不盲目自大，保持谦卑与开放的心态，勇于学习，勤于改革，自是一个民族能够不断前进和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品质，但倘若不能有冷静和定力，懂得取长补短和尊重事物自身的基本规律，也很有泼脏水将孩子一起倒掉的危险，邯郸学步久了，连怎样走路都会忘掉。

为“上海数学教学模式”骄傲。所谓“道路自信”，不是大而空的口号，正该是这样具体实在的小处努力与坚持。